

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

老三届

采访手记

朱文杰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老三届 采访手记



太白文艺出版社



0000083809

404001

老三届采访手记

朱文杰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5插页 190千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05-700-5/I·605

定价: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对换

地址:创新路南端 电话:4241143 邮编:710077

目 录

说说我们老三届	1
与北京知青同行	6
留守黄土地的人	11
知青重访青春	17
青春的早殇	22
一切为了飞翔	29
秦岭深处的思念	35
呜咽的嘉陵江	42
三天过五县	48
知青之花	55
路途多么遥远	61
走出菜庵子	70
发威老三届酒家	76
酸酸甜甜的爱情故事	85

五塔寺的怀念	93
一本知青日记	102
两个于虹在陕北	111
相信未来的一代	116
黄土地的孽债	127
从土窑洞到清华园	136
“脖子”与“脊梁”	142
梦中的青平湾	150
长城内外	159
老三届乐园	168
另一个窗口	175
英年早逝的记录	182
奉献爱心的人	192
睡御匾的制片人	204
书的故事	210
征集主题歌	218
关于老三届的思考	226
附录：	
知青作家语录	241



说说我们老三届

历史进入 1998 年,老三届人经历的那场壮怀激烈、凄风苦雨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三十年了。难忘三十年坎坷人生路,追忆三十年蹉跎岁月情,老三届人情结深植,感怀兴叹,心潮似浪,奔

涌激荡。九集电视片《我们老三届》的投拍，正是为圆知青梦，为遂老三届心愿的一次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有幸参与本片的创作，并在一年多的采访拍摄中，立足西安，二上陕北，走宝鸡、秦岭，下陕南五县，远赴首都北京，其间多少感人肺腑事，多少激动人心景，都让我回味无穷，热泪抛洒，思绪纷飞。把我的“采访手记”整理出来，献给读者，献给老三届人，就成了我的一大心愿。其中很多电视片以外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也算是我对电视片的一个补充吧。先介绍几经修改的电视片脚本，说说《我们老三届》。

《我们老三届》全剧背景宏大，既有历史深邃的启示，也有现实强烈的冲击力。荧屏上映现出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草原牧场、海岛椰林，一幕幕色彩纷呈、血肉交织、令人难忘的场景。当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如火如荼、东南亚四小龙经济腾飞、人类登上月球之际，我们却荒谬地把一代学子赶出课堂，搞反现代化的上山下乡运动。全剧以《历史的回声》拉开帷幕，镜头从历史纵深处切入，全景式的扫描，把人们带入那个狂热而苍凉的年代里。

接着，镜头穿越在遥远的山山水水、黄土高坡之间和老知青们悲喜交接、铭心刻骨的缅怀追忆里。他们对曾经奉献过、经受过的炼狱般磨难的生活，是无怨无悔，还是抚摸着伤疤哀叹？是青春灰暗，还是青春闪光？《土黄的青春》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

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却把文明的种子撒在广阔的天地里，穷乡僻壤似乎发生了一场心灵的地震，历史错位了，知青教师，赤脚医生……多少老三届以自身的价值，永远地进入了传说，《文明的天使》是对他们的意味深长的评价。

全剧由《血沃的原野》这一集渐渐推向高潮，追悼并纪念不

幸亡故的老三届知青，无论是高扬理想主义壮烈的献身，还是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遭受无妄之灾的死亡，谁也不能忘记那些永远静静地躺在远离故乡土地上的年轻生命。一张张发黄的黑白照片上，永远用明澈的眼睛望着世界的他们，被历史定格在永远的青春记忆中，这是生命的悲哀，这是青春的早殇。

老三届们经受了肉体与灵魂的双重苦难，尤其是心灵上的伤痕至今犹隐隐作痛，《浪漫与现实》记述了这严酷的事实。特殊的年代与爱情的萌动产生多少催人泪下的浪漫故事，尽管被压抑、被扭曲，尽管有酸涩、有无奈，但爱情的花朵开在哪里，都格外美丽、芬芳……

我们不能奢谈苦难，更鄙视那些把伤疤当奖章求名利的人，面对苦难有人无怨无悔，有人从中觉醒，走向成熟。毕竟，苦难是人生的老师。逆境中的拼搏，百折不回的奋斗，一批接



上工路上





办黑板报

踵亮相的老三届中的佼佼者，他们身上体现的秉性与毅力，将会被历史认定为“老三届精神”，他们已走出误区。《苦难铸风流》一集正是他们的写照。

慢慢地，全剧仿佛一条宽阔而深沉的大河缓缓流动。老三届从整体上看，是被耽误的一代，受骗的一代，但也是奋起的一代，更是思索的一代，觉醒的一代，……虽然在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断层，但从生活最底层却走出了“知青文学”的辉煌。这一集定名为《土地与史诗》，正是要展示土地产生了文学的辉煌这一历史现象。

随剧情的发展，感情的冲击波一阵接一阵，而展示部分还生活在农村的老三届知青的生存状态和特殊命运，经常使采访拍

摄者热泪盈眶。他们当中有由于招工不成而嫁给农民的，有精神分裂、城里无人收养的，还有以殉道精神守望田园的扎根者……他们都成为这一时代悲剧的活的见证，成为《最后的知青》。

超常的负重是老三届人的象征，除过没有遭受战乱之苦外，自然灾害、文化革命、上山下乡，他们是本世纪遭受磨难最多的一代知识青年。

历史的阴影、社会重重的压力，又会带给如今现实生活中广大的老三届人什么样的考验呢？讲述他们中普通人的命运，更能让人感动，因为他们仍在艰难地爬坡，秋天也不能收获，他们是《负重的一代》。全剧至此结尾，不追求光环的耀眼，而留给人们沉重的思索。

全片以朴实无华的镜头，抒写平凡的老三届人的苦难人生，以特异不凡的角度，讲述进入传说的一代知青，以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观照剧中各色场景人物，以严肃性、真实性、思辩性追求大制作，为老三届立传，这将是一部无愧于历史的作品。

老三届的故事老三届人写，撰稿人莫伸、渭水、商子秦全是老三届知青。历时八个月，行程一万多公里，终于在九八年来临时封镜。

制片人王克良，是老三届人中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风流人物，曾无奈在西安八仙庵守庵，慈禧太后御赐金匾“玉清至道”当床板睡过五年。策划张自力，也是老三届中的佼佼者，曾创造过中国民间航空史上的奇迹，自己制造飞机，并驾驶飞机飞上蓝天。

本片由陕西电视台和陕西老三届企业集团联合拍摄。摄制组由《时代广场》一伙年轻人组成，他们争时间赶速度，以高度的敬业精神、不辞辛苦，奔波两个月，如期完成拍摄任务。



从天安门广场出发

与北京知青同行

1997年11月4日，赴延长，是第三次到陕北采访拍摄。同行的几位，一位是工人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王建勋，一位是北京勘察设计研究院工程师张莉，都是北京知青。还有一位是已故北京知青李秋雨的夫人明晓艳，都是为拍《血沃的原野》这一集而被邀请的。

重回黄土地，他们的心情别提多高兴了。

王建勋，一米八的个子，头发已花白，腰板却挺直，依稀可见当年知青风采，是一位豪爽热情、为人仗义的汉子。他是为逝世的战友李秋雨来扫墓的。当年他们一同从北京四中毕业，一同到陕北插队。李秋雨 1990 年在北京逝世，临终前，在忽而昏迷、忽而清醒的弥留之际，拉着建勋的手说：“我死后，一定把我埋回咱插队的地方。”

李秋雨对陕北这块贫瘠的黄土地，一直是魂牵梦绕，有着无比的眷恋和深情。他生前是绝不容许任何人对这块与他生命相溶的黄土地稍有不恭的。一次夫人埋怨他，别整天惦记着陕北那破地方，一个“破”字引发了他的雷霆之怒……

是建勋和他插队的战友们一起把秋雨埋回陕北的。听他们讲蘸着延河水，蘸着泪水，用延河边上的青草为秋雨磨墓里的长砖时，我为秋雨那死了也要埋回陕北感天动地的故事震撼了，热泪盈眶，心里默咏着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拍李秋雨这场戏，是大场面，准备工作特别复杂，一点也马虎不得。秋雨的墓在高高的双峰山，离城五六十里，建勋和剧组同志一起上山，勘察外景看地形，跑上跑下，忙得上气不接下气。晚上回到宿处，又是策划商量拍摄方案，联系各方人员，组织、安排，事无巨细，无不考虑周详，一直从深夜忙到拍摄前的凌晨。

正式拍摄是 11 月 6 日，四十里外的乡亲们都来了，有当年的老房东、老支书，还有一大群老乡婆姨娃娃们……我和渭水代表陕西老三届向这位可敬的北京知青战友献了花圈，挽联上写着“秋意浓浓青春终不悔，心雨点点忠魂洒故里”。

双峰山生长有一种草，当地人叫麻黄，似松针，也叫蓍。李秋

雨为让女儿永远记着这片黄土地，给女儿起名叫李菁。镜头拍着这菁草的特写，这顽强而富有生命的小草在我的眼里放大了，这不正是秋雨的写照，整个老三届人的写照吗？！当秋雨夫人明晓艳痛哭失声，拜托感谢乡亲们时，山风忽然刮得烈了，花圈哗啦啦地响，松涛呜呜地鸣，而人们的眼泪都控制不住地涌流着。

回来的路上建勋回忆起当年没水吃时，和秋雨一同从牲口窑偷回一盆漂着草料和白沫的水喝的情景。又指着双峰山下的一段路说：他曾一个人夜里从公社返回，一只狼跟了他十多里，当时他才17岁，多亏手里拿着把镢头。听完这一段有趣而又饱含辛酸苍凉的插队生活的故事，大家为他们拟了副对子，上联是“与驴同饮一槽水”，下联是“偕狼伴行十里地”，横联“难忘黄土地”。一下把老三届们都引入了遥远的回忆之中。



军号嘹亮



王建勋(左)与张莉



王建勋(中)与明晓艳和老乡交谈。

延长县为死难的北京知青建了陵园，这里有一座“姊妹坟”，安葬着两位北京女知青。1971年秋天，一场罕见的雷暴雨中，她俩为躲雨钻进一个高粱垛，谁知应了“九月雷，不空回”的民谚，高粱垛被击中了，两个花季般的少女就永远地躺在这黄土高坡的沟壑里了。拍摄这一段戏，要采访当年安沟公社知青“五七”营副营长，现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北京知青柏铮。谁知几次采访都与柏铮失之交臂，本来已打算放弃了，没想到这次在延长给撞上了。真是巧遇。

在陕北拍片，为拍一个镜头有时要跑百十公里路，最少也是几十里。11月5日那一天却特别地顺，说碰谁就碰谁，拍王建勋回庙梁，要找当年一个老乡，四处打听也找不到，乡里派了一个向导，谁知一问，就是这个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寻来全不费

工夫。拍前边的戏，下边紧接着有关的人就主动来了，到哪都能找到人，又遇上好天气、好光线，那天大家都说“大顺”。

也有不顺时。11月7日去拍北京知青赤脚医生张大力，先是阴差阳错，剧务把县里支援的几辆小车给退了，剧组的依维柯上不了山，大家只有扛着机器、设备，踏着半尺厚的浮土，走了两个多小时山路，才到目的地。张大力遇难的地方，是个二十多丈深的崖，四周全是直上直下的陡壁，没人走的路，但剧组硬是一个个搀着扶着下到了崖底，再艰险也要把这险峻的实景真实地拍下来。那天也真够惨，饿得人直吐酸水，下午4点才吃上中午饭。再就是累，衣服被汗水打湿了，冷风一吹又干了，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晚上回到县里，两个年轻的摄像高涛、田文全挂上了吊针，发高烧，喉咙化脓。人病了，摄像机也坏了，那辆依维柯的车闸也出了毛病，真有点全军覆没的感觉。幸好该拍的镜头都拍上了。

同行的北京知青们，对剧组可是竖起了大拇指，“这帮年轻人，真敬业，连续作战能吃苦，现在这样的年轻人不多见。”

虽然艰苦，但拍张大力是重头戏，谁也不敢松懈。张大力是老三届的楷模呀！他是为老乡治病，出诊时被狗咬而失足跌入沟里牺牲的。拍摄他的墓地时，场面肃穆得瘆人。站在张大力墓前，我浑身有颤栗之感。当镜头对准墓碑上赫然醒目的碑文“为人民医疗事业献身的北京知青张大力同志之墓”；对准敬献在墓前花圈挽联上的“青春热血遍洒原上草，烈士忠骨光耀黄土地”；对准同他一起插队的妹妹张莉敬献的花圈挽联上的“哥哥我来看你，小妹永不忘你”时，我眼前仿佛闪动着陕北特有的一朵朵、血红血红的山丹丹花。



李守泽领着已是北京户口的儿子

摄影 黑明

留守黄土地的人

在陕北，采访拍摄中给我最深印象的是那些仍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北京知青了。无论是命运的捉弄，还是身体的残疾，如今他们仍生活在最底层，他们真正成了黄土高原的汉子、婆姨，他们是最平凡、最普通的老三届，生活的艰难、环境的压力，体现在他们身上，该是最典型的了。

在延安，找一个叫王胜利的北京知青，他是北京七十七中初中六七届毕业生，插队志丹县永宁公社腰子川大队。一次打柴不慎滚沟，摔断了右腿。我们是慕名而来找他的，《南方周末》发表过他的生活照，其中一段令人心酸的对话，使人震撼。问：“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答：“回北京到动物园去照大门。”问：“为什么？”答：“老虎有肉吃，我也有肉吃。”

当去实拍时，剧组专门给他买了五斤肉和几斤水果。当问到这段话时，他就是不愿承认，问急了，就说：“我说了也不能登在报上呀！”他所在的延安汽车修配厂，效益不好，好几个月工资都发不下，他抖着自己的衣服说：“你看我像不像个要饭的。”不足48岁的他，已是头发花白稀疏，牙也掉了。摄像机从窑里扫过，除了一台彩电，纯粹一个贫民窟。1996年时日子才苦，上山挖野菜，用他的话说，比插队时还苦。好在他精神不倒，侃侃而谈，一口京片子，头头是道。他的口头禅，先是一句“你不知道”，然后才开始说话。从中央电视台有多少个频道，到中国足球队连遭失败，没有他不知道、不关心的事。说到得意时，就说：“我也有当官的料。”“插队时给我官，我不干，我身体弱还受了伤，要当官，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开会，我哪能行，如果干，现在还不弄个县长干吗？”……

他的女儿蹦跳着回家了，此时的王胜利才露出难得的慈祥的笑容来。问她的女儿，“北京好，还是延安好？”女儿说：“北京好，北京是首都嘛！”王胜利的女儿已是北京户口了，十几岁的小女子也颇有志气。说：“我到时把我爸我妈都接回北京去。”

王胜利听了，情不自禁地频频点头，一脸的自豪，一脸的幸福。

他的窑在半山腰，荒凉崎岖的小道，一路坎坷。送我们走，他